

# 知港島古村落歷史 理解「丁權」法規差異



在香港的歷史與社會文化中，「原居民」一詞往往讓人聯想到新界鄉村的宗族祠堂、丁屋群以及盛大的傳統節慶。其實，香港島在1842年英國強佔之前，並非如早期殖民者所宣稱的「荒蕪之地」。早在數百年前，香港島已經存在多條發展成熟的村落。這些香港島的古村落，包括薄扶林村、香港圍、赤柱等，承載着豐富的本土歷史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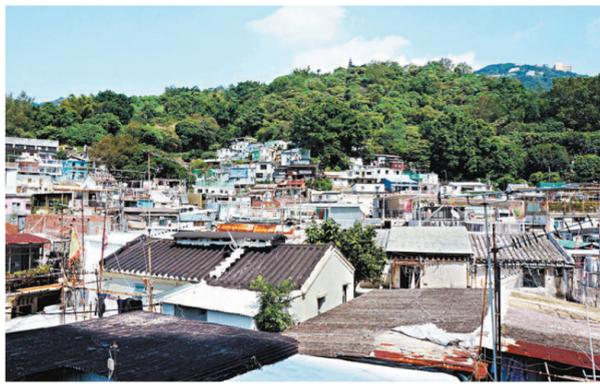
## 建村歷史早於開埠

追溯香港島的早期聚落，薄扶林村無疑是歷史最悠久的村落之一。早在十七世紀清朝時期，已有村民在此定居，以務農為生，其建村歷史比香港開埠還要早兩百多年。1819年編纂的地方志《新安縣志》已有記載「薄島林」。時至今日，薄扶林村依然保留着獨特的村落面貌與傳統習俗，每年中秋節的舞火龍更是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見證着世代相傳的社區凝聚力。

而在港島南區的黃竹坑一帶，昔日曾有一條名為「香港圍」的村落。香港圍主要由周氏宗族建立，早期村民多以務農及種植香木為生。據歷史學者考究，「香港」一名很可能便與早期此地一帶出產及轉口香樹製品的歷史息息相關。有趣的是，相傳英軍攻佔香港時，最初在香港島南部的赤柱登陸，隨後途經香港圍時英軍誤以為本地人口中的「香港」是指香港全島，香港島之名相傳是由此得來。

（編按：開埠前香港島曾稱「紅香爐」（《海國聞見錄》），在英國的「中國南海海圖」上被標記為「Fan-Chin-Cheou or He-ong-kong」（泛春洲或香港）

除了依山而建的農村，香港島的海岸線亦孕育了多個歷史悠久的漁農聚落。位於港島南端的赤柱，在開埠前已是島上人口最稠密、最具規模的市鎮。



▲薄扶林村保留了大量寮屋，是香港最古老的村落之一。 資料圖片

◀圖為俯瞰港島繁華景象。 資料圖片

根據英國政府當時的統計，赤柱村人口為2,000人，是香港島人口最多的地方。

由於赤柱既是漁民的避風港，又是商船補給與海防的據點，因此早期登陸的英軍選擇在此設立初期的行政與軍事中心。與赤柱對望的鶴咀半島、土地灣、石澳與大浪灣等地同樣是開埠前已經存在的古老村落。

然而，同樣擁有數百年歷史，為何現今只有新界原居民能夠享有如「丁權」及專屬殮葬區等傳統權益，而香港島的早期村民卻未能享有同等待遇呢？箇中的差異，完全源於十九世紀中英兩國簽署的不同歷史條約，以及英國殖民政府對待不同地區的土地管治政策。

1842年，滿清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後簽訂《南京條約》不平等條約，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英國取得香港島管治權後，隨即宣布島上所有

土地皆屬「英皇所有」，成為「官地」。港英政府透過拍賣等形式將土地批租給發展商，原有的香港島村民並未獲得特別的土地保留權益，他們只能如同一般市民般適應新的土地制度，傳統的村落習俗與土地權利並未受到法律保障。

## 為「安撫」居民維持建屋特權

相比之下，新界的命運則截然不同。1898年，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只是「租借」新界九十九年。當英軍接管新界時，遭遇了新界各大氏族的強烈武裝抵抗。為了安撫地方勢力、順利建立管治，加上租借地的法理性質不同，港英承諾尊重及維持新界居民的傳統風俗與私有土地權益。這種出於政治現實考量的管治妥協，最終演變成後來的各項原居民合法權益。

到了1970年代，為了在新界收地發展新市鎮，港

英政府推出了「小型屋宇政策」（俗稱丁屋政策），明文規定新界原居民男丁享有建屋的特權。

香港島的薄扶林村、香港圍、赤柱等村落，雖然在法律定義與歷史因緣下，未能賦予其居民法定「原居民」的特權地位，但他們在香港歷史上的價值卻絕對不容抹殺。他們是香港島最早期開拓者的歷史見證，其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與村落格局，為這座國際大都會增添了厚重的歷史底蘊。

認識這些港島古村的歷史，不僅能幫助我們打破單一的殖民史觀論述，更能讓我們全面理解歷史條約與管治政策如何深刻地塑造了今日香港獨特的社會面貌與法規差異。

●羅展恒

資深文化工作者，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

# 五代十國為何「禮樂崩壞」？

文苑英華

五代十國的歷史絕對不好讀，小國多，改朝換代也快。五代之中，國祚最長的後梁不過16年，而最短的後漢竟只有4年。而且，自宋以後，文人對五代的評價都不高。像《新五代史》作者、宋代大儒歐陽修便寓春秋筆法、儒家道德在書中，批評五代十國為禮崩樂壞、綱常淪喪的徹底亂世——「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盡矣」（《晉家人傳論》）。

那為什麼會形成這個亂局？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伶官傳序》指出箇中因由：「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強調五代興亡源於人為失德、驕奢怠政，而非上天注定。站在唯物史觀的角度，五代亂局實始於晚唐藩鎮之禍——中央無力節制地方。明人王夫之更不諱言道唐末藩鎮之狂為，最終釀成五代之禍。（《讀通鑑論》）。

溯源而上，正如《新唐書·兵志》所說，這是唐玄宗時種下的惡因，日久便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而非「一朝一夕之故」。

當軍隊脫離了朝廷的管控，逐漸變成藩鎮節度使的「私兵」後，朝廷和皇帝便淪為可有可無，可以隨意廢立。儒家



●後梁是五代中的第一個政權。圖為後梁太祖朱溫。網上圖片

的倫理道德在這個情況下也徹底崩潰了。而那些「擁立有功」的「牙兵」，在新帝「投桃報李」的嘉獎下，勢力倍增。而且，連皇帝都是他們一念之間廢立，其驕縱之心自然逐漸養成。因此，劉知遠可以擁為皇帝，郭威也可以，只要這些「牙兵」歡喜，任何人都可以「黃袍加身」。

## 武人專政形成「軍國主義」

五代武人專政導致了「五代軍國主義」之形成。其時，軍人指揮政治，文官從屬於軍方，軍權顯然凌駕於政權。武力建國成為邏輯，兵強馬壯也即正統，用昔日電視劇《大帥哥》（張衛健飾演）的名句——「誰大誰惡誰正

確」。像後晉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在目睹後唐末帝李從珂、後晉高祖石敬瑭靠兵變得踐帝位的事實後，也忍不住公開稱道：「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

其實，這也很難怪責這些武人，因為他們都是「從死人堆中爬出來」的。在戰場上，生存本來就是唯一的意義，武人為了生存，可以不擇手段，遑論道德。久而久之，這群久經沙場、被戰場培養出來的軍事領袖，就會養成極端功利、極端實用、極端唯結果論的價值觀。而當這些扭曲的價值觀用諸於國家管治上，自然便會帶來極大的問題。

事實上，選擇了篡權奪國本來就是對儒家思想的徹底捨棄。加上極端功利主義、極度結果論的孳生，僅餘的道德底線也徹底地被摒棄了。

武人相信只要能夠成功，無論用什麼手段都不是問題。風吹草偃，上行下效，鮮廉寡恥成為了社會風氣，人們做事情也沒有了道德底線，只顧自己，不理他人。別說友情，甚至連親情都可以放棄。所以，宋代唯有強調儒家思想，扭轉這種社會風氣。

## 文化淺談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山東歷城（今濟南）人，宋代著名女詞人。

她的父親李格非師從蘇軾，是當時一位頗有名氣的文學家，李清照受父親影響，自幼喜好文學，在作詞方面具有一定造詣。李清照十八歲時，父親把她嫁給趙明誠，夫妻兩人志同道合，相敬如賓。當時趙明誠在太學讀書，不能住在家裏，每月初一，他就請假回家，陪同李清照到大相國寺購買書籍、古玩和碑帖字畫，兩人一起整理欣賞，樂在其中。

據說新婚不久的李清照想念丈夫，於是填了一首《醉花陰》，藉此抒發相思之苦：「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先用菊花比喻美人消瘦，再用消瘦來說明相思之苦，用詞曲折含蓄，頗有新意。李清照把這首詞送給丈夫，趙明誠看後，起了與妻子一比高下之念，廢寢忘食用了三天時間寫了五十首詞，然後把妻子的詞作夾雜其中，邀請友人品評。

朋友仔細閱讀之後，指出其中「三句最好」，而這三句正是李清照之作。清代文學家及書畫家王素，曾據李清照詞意，繪畫《梧桐仕女圖》，畫中描繪一女子倚窗而立，纖弱秀美，為「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之境。

宋代金石學風氣盛行，文人學士多喜歡搜集古代器物，進行著錄和研究考訂，歐陽修、呂大臨、李公麟等均是著名的金石考古學家。李清照夫妻經過二十年努力訪求，收輯金石刻詞二千卷。

宋徽宗登基後，在蔡京等人的策劃下，相繼推出了一系列打擊舊黨士人的措施。曾拜蘇軾為師的李格非也受牽連，被貶黜外地，為救父親，李清照曾向新黨要員求情，但被拒絕。不久朝廷規定舊黨成員的家眷子女不得留居京師（汴京），李清照只好離開丈夫，獨自回到山東老家。

## 汴京夢碎 江東魂歸

宋欽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為逃避戰火，李清照和趙明誠遷居長江以南的建康（今南京）。臨行前他們整理了多年來搜集的金石文物和書籍，只帶走珍貴稀有者，然而即使如此，還是足足裝了十五輛馬車。後來金兵攻下青州，李清照夫婦留在青州的文物都被燒毀。

到達建康之後，趙明誠接到朝廷詔令，派到湖州擔任知府。當時兵荒馬亂，李清照不能陪丈夫赴任，兩人即將分離時，趙明誠叮囑妻子，倘若金兵打過來，傢具衣物等可以棄掉，而那幾件珍貴的古代禮器則盡力保存。趙明誠在赴湖州途中染病，不久於建康去世，消息傳來，李清照傷心欲絕。

隨着戰火的持續蔓延，孤苦伶仃的李清照隨着難民到處奔走，待局勢稍為安定，定居浙江紹興時，她手裏的幾萬冊金石書籍只剩下一些殘簡零篇。山河破碎，夫君去世，書畫文物散失，這一切都給李清照帶來沉重的打擊。南渡以後，民族的災難和個人的不幸遭遇給她的詞作定下濃重的感傷基調，她把國破家亡的痛苦寫進詩詞，在藝術上取得新的成就。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與金人簽訂《紹興和議》，除了給予金人大量歲貢外，還向金人奉表稱臣。李清照創作了《夏日絕句》，充分表達出悲憤之情：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總言之，李清照生長於文學小康之家，生活安穩，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婚姻美滿。可惜後半生遭逢戰亂，丈夫病故，生活坎坷，然而在長期顛沛流離的生活之中，終把她塑造成一曲不屈不撓的愛國詞人，為後世所景仰。

# 金石書畫伴華年 國破家亡鑄詩魂

●緩圓 資深中學史料及中文科教師，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

# 柳永筆下煙火人間 與港文化相呼應

## 文自由戲

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真正動人的文字，從不問出身，只問人心。北宋詞壇群星燦爛，柳永卻以一身布衣、一闕闕淺斟低唱，走進尋常巷陌、茶坊酒肆，成為最貼近市井人心的詞人。他不寫高閣清談，不刻意雕章琢句，只把離別、相思、飄零、日常，寫得明白如話、動人肺腑。千百年後再讀《樂章集》，依舊能看見那個在煙火人間寫盡真情的柳永，他讓我們看見詞從貴族筵席走向大眾心靈的完整足跡。

柳永把詞還給人間。唐五代以降，詞多為宴樂應酬，題材不出閨情別怨、風花雪月，語言偏向典雅精緻，距離市井生活遙遠。柳永一生仕途坎坷，屢試不第，索性自稱「奉旨填詞」，流連都城坊曲，與樂工、歌妓為友，熟知底層人情冷暖。這份貼近塵世的姿態，像極了香港這座城市裏，那些扎根生活、不掩真情的普通人——不矯情、不造作，喜樂悲傷都寫在臉上。

他筆下不再是一式一樣的佳人與文士，而是有喜怒哀樂、有願望與委屈的普通人：是鎖不住離人的思婦，是天涯飄泊的遊子，是

敢於說出「悔當初、不把雕鞍鎖」的癡情女子，是看遍繁華卻滿心孤獨的落拓才人。這種「貼地」，並非低俗，而是真誠。他寫愛情不遮掩、不矯情，寫相思不故作清高。《定風波》中「彩線慵拈伴伊坐」，不過是想與心愛之人相守度日的平凡心願，就是港人日常裏「一家人齊齊整整」的簡單溫柔，道盡世間男女最樸實的期盼。

他更大的貢獻，是以慢詞開拓詞的境界。北宋前期小令盛行，篇幅短、意境簡約；柳永大量創作慢詞長調，善用鋪敘與白描，讓詞能承載更複雜的情感與更綿長的敘事。《雨霖鈴》一闕，從「寒蟬淒切」的送別現場，到「執手相看淚眼」的瞬間，再推想「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孤獨旅途，層層遞進、情景交融。這份離別愁緒，在往來出入境、頻頻道別的香港，更能觸動人心，每一次揮手，都藏着說不盡的牽掛。

## 雅俗共賞方能流傳千年

世人常以「俗」評柳詞，卻忽略其雅俗相融的高妙。他寫市井風情不避俚語，寫自然意境不失清遠；寫兒女情長不掩真率，寫天

涯飄零自有氣度。俗得可親，雅得可品，正是柳詞能跨越階層、流傳千年的秘訣，與香港文化裏兼容並蓄、雅俗共賞的氣質極為相似。

柳永的詞，也是孤獨者的心事。他一生漂泊，屢遭貶抑，卻在詞裏守住一份疏狂與溫柔。「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是不向權貴低頭的驕傲；「繫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是對情感的坦蕩承擔。他不唱高調，不談道學，只專注於人最真實的情緒：孤獨、想念、遺憾、期盼。這些情感不分古今、不分貴賤，在步履匆匆的香港街頭，更能讓人在字句裏看見自己。

若我們重讀柳永，不必執著於詞律考據，不必糾結雅俗之辯。只需靜下心，讀一闕「曉風殘月」、「為伊憔悴」，便會懂得：最好的文學從來不是懸在雲端的道理，而是落在地上的溫柔；最動人的文字，從來不是雕琢的華麗，而是說出人心底說不出的話。柳詞不朽，正因為他寫的從不是一己之愁，而是人人都懂的人情。

●籟澄 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書。